

福建地方戏曲丛书



— 莆 仙 戏 —

父子恨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福建地方戏曲丛书

父 子 恨

(莆仙戲)

仙遊縣編劇小組改編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簡 介

福建古时有一份人家，一对恩爱相親的情侶，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縛，二十年來只能做一对隱隱藏藏的暗夫妻。一年，儿子施佾生中狀元，請得圣旨旌表母亲貞节，并錦衣还乡完婚。媳妇柳氏三日庙見，不巧遇鄭司成从婆婆叶氏房出；叶氏恐，自縊。为保叶氏名节，为保丈夫性命，柳氏愿認逆母之罪，甘受典刑。但在貌似清官的封建制度捍卫者知府杜国忠的阴谋下，她却求活不成求死不得。施佾生为保母亲名节，为救柳氏生命，为破杜国忠阴谋，准备自杀，不巧又毒死鄭司成，直至这临死片刻才知亲手毒死的是生身之父。柳氏見婆婆惨死，丈夫又横尸面前，在洪如海、杜国忠提出欲为她請建节孝楼时，她悲憤交集，撞死在婆婆的貞节牌坊石柱上，以表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挑战。这个戏是个大悲劇，是泪和血的結集；劇情緊湊悲烈，曲調古雅，文詞优美；是最近掘发出来的优秀劇目。

父 子 恨

仙遊縣編劇小組改編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河东路得寶巷13号)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

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 5/9 字数34,000

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100

分类号：K 243.71

統一书号：T10104·217

定 价：(6)一角五分

第一場

布景：施府大厅

〔二婢随叶氏上。〕

叶氏：（唱）

今日闔家庆团圆，

华筵开处采灯悬。

〔叶庆丁、郑司成上。〕

〔内报：“状元谷回府。”〕

叶氏：快請相見！

〔施偁生上。〕

施偁生：（出白）

鰲头独占又成婚，

請旨旌表报慈萱。

〔同相見。〕

施偁生：母亲在上，容孩儿一拜！

叶氏：我儿何消如此。

施偁生：自然是。

（唱）

叩拜慈母养育恩，（拜母）

再拜舅父是至亲。（拜舅）

叶氏：我儿，你若无郑表叔教导安有今日。可上前一拜！

郑司成：今日表侄大魁天下，我心已慰，行礼可以不必！

叶庆丁：郑贤弟何必推辞，想你我及吾妹、妹夫四人，自幼同窗，情逾骨肉；不幸妹夫成婚五月，一病弃世，贤弟念中表之亲，同窗之谊，教读其子，今日吾甥才得成名，那能不拜？

施偁生：是。

（拜唱）

表叔深恩说不尽，
一拜难将谢意申。

郑司成：（唱）

汝母茹辛十八载，
今日鸣雷我心温！

〔内报：“柳家花轿到！”〕

叶氏：我儿就内！

〔偁生下。〕

叶氏：动起鼓乐，鸣炮拜堂！

〔内乐起，媒婆扶新妇柳氏上。〕

〔偁生上。行交拜礼。媒婆扶柳氏下。〕

〔院子报上。〕

院子：上启状元爷，布政司林甫颜老爷，到府开读圣旨。

叶 氏：我儿，圣旨到何事？

施佾生：儿为母亲年青守寡，撫养孤儿，曾在金鑾殿上，請旨旌表褒封。

叶 氏：哦！我儿何須如此！

叶庆丁：此乃甥儿一片孝心，以报賢妹十八年苦节，今日节妇孝子出在一門，受朝廷旌表，理所当然。

施佾生：院子，备香案接旨。母亲請內！

〔院子傳下。二婢扶叶氏，与郑司成、叶庆丁分下。布政林甫顏上。〕

林甫顏：圣旨到，跪听宣讀！

施佾生：万岁！

林甫顏：（念）詔曰：“状元施佾生奏：生母叶氏，年青守寡，苦节坚貞。朕心喜焉！本朝以礼教治天下，叶氏懿德堪嘉，即封一品夫人；并御书貞节二字，着有司撥款建坊，以資旌表。欽此！”

施佾生：万万岁！

林甫顏：来呀！御书晋上！

〔二軍捧御书上。郑司成、叶庆丁上接，置子堂上；二軍下。〕

林甫顏：施賢契，本司已遵旨撥款，即日兴建貞节坊；并敬奉礼仪，为太夫人道賀。

施佾生：佾生何德何能，敢蒙方伯大人厚賜。

林甫顏：礼当如此。

〔內報：“按司洪大人，知府杜大人，以及文武百官，到府拜賀。”〕

施佾生：奏乐相迎！

〔按司洪如海，知府杜国忠上。众迎，相称呼。〕

洪如海：太夫人有柏舟之操，天子旌表，請登堂受我等一拜。
杜国忠：

施偁生：家母德容倜促，实不敢当。

洪如海：不妨登堂受礼。
杜国忠：

施偁生：不敢，不敢！

林甫顏：既如此，我等就对御书行礼，如拜太夫人一般。

洪如海：妙呀！
杜国忠：

〔同行礼，偁生还礼。〕

洪如海：施太夫人十八岁守寡，姁子成名，实是难得！

杜国忠：本府地处海滨，民风浇薄，妇人四德不修，朝秦暮楚，刑不可加，教无可施，施太夫人有贞松之节，真是一郡楷模，今日天子旌表，实可以挽頹风，树閭范，一振人心。

林甫顏：有其母必有其子，状元賢孝，一郡聞名，今日少年登第，前程不可限量。

叶庆丁：諸位大人不知，吾甥出世，便与他人不同。

众 人：有何不同？

叶庆丁：舍妹入門遇喜，成婚八月便生甥儿。

杜国忠：哦，八月而生？（睨偁生一眼）

洪如海：相书云：“早生者，气清主貴；迟生者，气厚主寿。”本司也是九月而生，早生两月，何足为奇。

郑司成：是，是。早生一月，位居按台；早生两月，貴不可言。

众 人：是，貴不可言！（同笑）哈，哈，哈！

郑司成：当年表侄弥月之时，太夫人邀我命名，我就以“八僭午于庭”之“僭”字，取名僭生，就是指八月而生之意。

杜国忠：郑先生，施状元此名，你起得妙极！

郑司成：不敢，不敢！

施僭生：請諸位大人，花厅飲宴！

众 人：妙！

〔众同下。郑司成看御书有所思。〕

〔施僭生内白：“諸位大人請酒！”〕

〔内众：“請，哈——哈哈！”〕

〔郑司成一震，下。〕

第 二 場

布景：叶氏臥房。

〔鼓响三更。叶氏上，若有所俟，焦急。郑司成偷偷上，敲門入。〕

郑司成：芳卿？

叶 氏：唉！

（唱）

見你面，話难出口，

这正是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

剪不断，理还乱，

日愁又夜愁！

到如今，廿年恩爱要罢休。

郑司成：你莫非为了旌表之事担忧？

叶氏：唉！

（唱）

我成状元母，

朝廷又褒旌。

若不断前情，

事洩禍非輕。

郑司成：此事我亦想过。

（唱）

何必心惊，

中表来往理也应。

与卿相亲二十载，

外面何曾露风声？

你虽受旌表，

欲罢也不能。

叶氏：話虽如此，只是如今媳妇入門，朝夕不离，若然被她触目，叫我如何见人？

郑司成：难道咱二人就此断絕恩爱嗎？

叶氏：这也是事出无奈！

郑司成：你說這話于心何忍！

(唱)

我当年与你两小无猜，
青梅竹馬如影随形。

叶 氏：那是童年之事，望君不去想它吧！

郑司成：就是长大之时呢？

(唱)

花前月下，
你我細談情，
几度訂深盟，
鴛鴦期同命。

叶 氏：(唱)

几度訂深盟，
鴛鴦期同命！
只是……

(白)你……你……你不要提吧！

郑司成：怎能不提。你与施家訂婚之后，还不是对我一样情深嗎？

叶 氏：唉！

(唱)

你还提施家，
我心乱如麻，
本是比翼鳥，
孽海頓生波。

往事岂堪忆，
望君莫怪我！（哭）

郑司成：（唱）

見卿墜泪心如絞，
怪我不該太矜驕。
一時出言无倫次，
司成陪礼望輕饒！（重句）

叶 氏：（唱）

君心我早知，
我心君亦曉。
我今出下策，
君你当了了！

郑司成：唉！

（唱）

廿載相愛又相親，
我是心机都用盡。
人前藏頭又掩面，
此心尙悻悻！

叶 氏：（唱）

唉！你为我母子，
嘔血兼椎心，
你为我母子，
孤身直到今，

此情难相报，

只好望来生。

郑司成：我好恨呀！

叶氏：你恨我吗？

郑司成：那能恨你。

（唱）

恨你父兄，拆散我姻缘！

强主张，嫁与施家只为钱。

以致你我无法来团圆！

叶氏：团圆除非梦里，岂能如愿！郑郎！

（唱）

我为施家母，

子成施家郎，

名份早已定，

况又建牌坊，

劝君分离去，

从此忍相忘。

郑司成：（唱）

唉！要我相忘，

犹如天回元黄，

地返洪荒。

佯生是我子……

叶氏：是你子，那能在人前去认呢？

郑司成：（唱）

侁生是我子，

你是我妻房……

叶氏：我是你妻，你我怎敢在人前相亲呢？

郑司成：（唱）

你是我妻房。

为父为夫今在此，

前来相认也何妨？（旁坐，悲愤交集）

叶氏：（上前慰之）你今夜如此，真象三岁孩儿。你须爱惜自己，也须爱惜你的儿子，他已经替我请旨旌表了，外人若知此事，不但你我性命难保，就是你的儿子，侁生他他的性命也保不住啊！

郑司成：呀！芳卿！

叶氏：郑郎！

〔二人相抱而泣。鸡鸣。〕

叶氏：哎呀！天色已明，速速出房！（司成要开门）且慢，今早乃媳妇庙见之期，正门出去未便，待我带你从后门而出。

〔同下。〕

第 三 場

布景：施府偏厅。

【柳氏上。

柳 氏：（唱）

三朝遵礼出兰房，
待晓堂前拜婆娘，
守得严慈好教训，
三从四德不敢忘。

（白）念我柳氏，出嫁施状元，成婚虽才三日，恩爱胜过百年。今朝乃庙见之期，理当及早登堂，拜候太姑。

（唱）

何幸有婆贞松操，
为媳更应行孝道。
夫婿虽相怜，
今晨起应早。

（白）你看，堂上正门未开。闻得养娘说，太姑每早亲自执厨，我不免先到后门迎候，以尽妇道。

【叶氏上开后门，迎司成出，遇柳氏；司成急奔下，柳氏亦惊下。

叶 氏：呀！（大恐）

（唱）

我前生冤孽何其多，
今日里結下此惡果！
百計杜風聲，
隱情仍然破。
從今對子媳，
何顏施教導；
況且我，建碑坊，
受封誥，
枉自稱母儀，
難對吾兒孝。

（白）這……這要如何是好？啐！

（唱）

恨父兄，性太拗。
害了我，愿全乖，事相左。
致今日，落陷穽，行鬼道，
左思右想无一可！

（白）我今日不死不了，不死不了！唉！鄭郎呀！唉！
俏生兒呀！罷了！

（唱）

泪已枯，腸已斷，
恨把銀牙咬！
將身赴幽冥，
唯愿墓門早生草！

〔叶氏下自縊。靜場片刻，柳氏惊恐上，犹豫。〕

柳 氏：还是庙見为是。太姑，太姑……（入內）嚟呀！（出，倒地爬起对內）相公呀！相公呀！

〔施佾生上。〕

施佾生：夫人，何事慌張？

柳 氏：太姑她……她悬梁自尽了！

施佾生：哦！（急同入內，出，跪哭）母亲呀！我的娘呀！

柳 氏：太姑呀！我的婆婆呀！

施佾生：（唱）惨見母亲一命丧，
柳 氏：太姑

不由为子媳泪汪汪！

施佾生：夫人，吾母因何自尽？

柳 氏：喔喔……（旁白）太姑无顏自尽，我身为媳妇，怎敢說出此情？

施佾生：你因何不言不語呢？

柳 氏：我——我——方才入房，便見太姑死在房中！

施佾生：哦！吾母无缘无故，岂肯自尽？

柳 氏：这呀……

施佾生：她到底为了何事？

柳 氏：难言。嚟，实是难言。

〔叶庆丁上。〕

叶庆丁：賢甥，你夫妇何事啼哭呢？

施佾生：舅父，吾母自尽而死了！

叶庆丁：哦！有这事？（向房內哭）妹呀！賢妹呀！甥儿，你母因何自尽？

施僧生：这……（看柳氏）

叶庆丁：（見狀問柳氏）柳氏，你太姑因何自尽？

柳氏：她……

叶庆丁：为何不說？

柳氏：我不知。

叶庆丁：恶贼妇，你做人媳妇，庙見之时，太姑自尽，能說不知嗎？

柳氏：舅父呀，我进得房中，太姑已自尽身死了。

叶庆丁：胡說！吾妹乃一品夫人，无故岂肯自尽？哼！看你神色慌張、言語吞吐，定是你这恶妇，倚仗外家大姓，对吾妹肆行凌辱，迫她去死，还有什么言？

柳氏：舅父呀，决无此事！

叶庆丁：不必强辯。賢甥，你母人命，要归何人？

施僧生：舅父息怒！容甥儿再問明白。

叶庆丁：此事已明，何必問她，为舅就去报官。

〔庆丁欲下，柳氏急拉。〕

柳氏：噯呀！舅父！

叶庆丁：不用多言！

〔庆丁推柳氏倒，急下。〕

柳氏：舅父，舅父！（轉向僧生）相公，此事非我之过，切切不可造次！